

江姐进山

吉林省群众艺术馆编

(大鼓)

江姐进山

渔家女儿

金凤

春风文艺出版社

江 姐 進 山

☆

春风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旅大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 × 1092毫米32 • 1/6印張 • 8,000字 • 印数：1—40,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158•341 定价(5)0.06元

江姐进山

刘 国 臣

霧散云斂雨初晴，
微風輕飄春意濃，
一排排搖曳垂楊柳，
几处处桃李花正紅。
江姐离山城踏上合川路，
满怀喜悅暗藏不言中。
近看水水幽幽十分秀，
远看山山巍巍一色青，
平坦坦田野望不斷，
重迭迭峰連岭来岭連峰，
碧蒼蒼树木傲天立，
直挺挺好似农民子弟兵。
我仿佛看見紅旗連風展，
众同志持刀挺枪显威风；
我仿佛看見老彭眨眼笑，
不畏难不惧險乐观又从容。
曾記得去年此時到此地，
你进山我又到山城。
一年来农民武装增多少？
如今战斗在哪个山峰？

也不知身体怎么样？
也不知病势可減輕？
也不知旧衣服穿坏沒穿坏？
也不知毛衣还遮不遮风？
現在又将并肩去战斗，
我們革命夫妻最懂得爱情。
看看孩子照片你一定欢喜，
还請你这沒見面的爸爸起个名。
江姐愈想愈高兴，
不远望見一座城。
城門下人群簇拥暗叹息，
众乡亲交头接耳憤不平，
江雪琴滿腹疑团难自解，
走向前仰望城楼吃一惊！
一顆顆人头悬在城楼上，
江姐怒从心起火燒胸，
默祝烈士們永不朽，
为革命碧血忠魂貫长虹。
她强自鎮定把布告看，
复仇的种子埋在她心中，
这布告如电流把她吸住。
痴呆呆两眼冒金星，
血斑斑布告在眼前乱浮摆，
只觉得天旋地轉耳嗡嗡。
轟隆隆一声春雷天色变，
天蒼蒼四起烏云遮晴空；
风凄凄吹得江姐心打顫，

雨蒙蒙如同泪水悼英雄。
明写着华攀山縱队彭松涛，
偏是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雨雾中露出那熟悉的面孔，
血淋淋不忍看也能看得清，
大眼睛好象明星射怒火，
我知道你不見胜利目不瞑，
你睜眼是看遭难的众百姓，
你睜眼渴望解放看光明。
我这里老彭老彭輕輕叫，
为什么叫你十声九不应？
你不是山上指揮游击队？
你不是夜闖敌营襲匪兵？
你不是准备解放重庆市？
你不是相約我战斗到天明？
你常说：“一分热要发十分光，
願将青春迎光明。”
你爱誦：“人生自古誰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声音尚存人不在，
怎能叫我不伤情？
从此后再不能工作在一起，
不料想革命途中你牺牲；
实指望并肩作战到天亮，
誰曾想东方欲曉丧英灵。
江姐热泪滿眶强忍住，
忽觉得肩上担子实不輕。

蔣家王朝哭不倒，
紀念战友靠斗争！
她抑制激动站稳脚，
这时候华为悄悄唤一声。
她接过行李挺胸脯，
昂首闊步热劲增。
走一步两回头不住向后望，
城楼漸漸消逝在茫茫雨霧中。
忽然間飄动旗一面，
自由的热血把它来染紅；
但只見火炬冲天起，
照亮革命万里程。
泪如海水肚里咽，
恨压山川藏心中，
怒火激起三千丈，
不推翻蔣家天下恨不平，
孤儿寡妇也要干革命，
安息吧，你的遺志我們来完成！
你的精神永远鼓舞我，
有这样丈夫驕傲又光荣。
天大悲痛压不倒，
她好象笑傲寒霜一棵松。
加快脚步向前走，
风暴怎能吹倒高山峰。
江姐她星夜奔山去，
不多时东方日出半天紅。

漁家女兒

陈 杰

秋风陣陣雁归南，
斜下夕阳染江滩，
垂柳飄搖洒落叶，
蘆花深处鎖漁船。
漁船上閃出漁家女，
漁家女名叫小翠环。
小翠环心灵手巧模样好，
好象那蒲萍丛中一朵蓮。
撒魚网，网落波心金鯉跃，
搖双槳，槳点碧水銀浪翻。
水上生涯度日月，
风吹浪打十八年。
日寇侵吞东北后，
村野冷落少人烟。
老媽媽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从此后她父女漂泊在江边。
寒风难冷复仇火，
父女进山投抗联。
她父女仍回江边撒魚网，
她父女变成抗联偵察員。

这一日城里的同志来送信，
有个叛徒领着敌人进了山。

情况紧急难容缓，

爹爹冒雨离了船。

这时候，两岸荻花秋瑟瑟，
暮色苍茫雨绵绵。

小翠环将船摇进葦丛内，
坐仓中等待爹爹快回还。

忽听得軍犬狂吠馬嘶人也喊，
鬼子兵驟然而至出現在江边。

小翠环眉头一皺欲把船搖走，
猛想起送信的爹爹和抗联。

怕只怕爹爹尚未到达密营地，
怎能讓敌人长驅直入进深山。

必須將敌人拖在这江北岸，
讓队伍速轉移免得被敌歼。

想至此，又見岸边蘆葦动，
霎時間，犬引入至圍漁船，

冷森森，枪口对准漁家女，
光閃閃，刺刀逼住小翠环。

敌翻譯擦擦眼鏡强堆三分笑，

說：“小姑娘，快渡我們到江南。”

翠环說：“漁船从来不渡客，
你們过江請到別处另雇船。”

漁家女話音还没落，

狗汉奸立时眼瞪圓。

翠环說：“风紧雨急浪头大，

江南岸礁岩密布多險灘。

撞坏小船不要紧，

誤了軍情誰承担。”

翻譯說：“礁岩險灘何足惧，

請太君派人帮助你搖船。”

翠环說：“我爹卖魚进了鎮，

要雇船等我爹回来当面談。”

翻譯問：“你爹何时能回轉？”

翠环說：“最早也得到亮天。”

翻譯一听臉色变，

喝令翠环快开船。

漁家女眉軒目展橫肝胆，

說：“爹不回来宁死不开船。”

鬼子官哇啦一声朝前扑：

“不开船？你的一定通抗联。

快快与我狠狠的打！”

叛徒应声，慌忙揮动手中鞭。

小翠环鎮靜如常挺胸昂首，

漁家女神色自若傲立船前。

二目凝神觀天地，

两眼遙視望山川。

但只見高山巍峨接云表，

江水滔滔勢吞天。

血涌心头浪迭浪，

壮志凌霄鉄石坚。

想起来山里的同志想起党，

想起来毛主席又想起延安。

有多少同志为国牺牲流热血，
有多少同志为国杀敌忍飢寒。
有多少同志是我好榜样，
有多少同志为我做典范。
我虽然参加革命时间短，
报国志深深埋在心里边。
不能赴战场杀日寇，
誓死也守住这条船。
天黑队伍就能脱险，
我粉身碎骨也心甘。
狗叛徒挥鞭用尽全身力，
渔家女一口咬定不开船。
翻譯說：“搶过船来自己摆。”
叛徒說：“此处渡江实在难。
无雨时，徒步涉水江可过，
下雨时，江水猛漲摆渡难。
渡江还得靠这个渔家女，
要設法讓她駕船来送咱。”
翻譯說：“这話为何不早講，
出发前就該請太君預备船。”
叛徒說：“出发之时天气好，
誰料到半路途中变了天。”
这番話全被翠环听在耳，
心胸里春风蕩漾暗喜欢。
趁此机我把敌人来誑騙，
到江心誓将日寇葬狂瀾。
溺死了叛徒无人来領路，

敌人寻密营势比登天难。

这时候遥望见对岸人影动，

看身形知道是爹爹返江边。

料此时队伍早已轉移走，

量日寇再想追寻难上难。

观天色已然到了黄昏后，

见良机脱离虎口返回山。

小翠环打定主意心暗笑，

冲翻譯点头叫声翻譯官：

“并非是姑娘我不愿摆渡，

誰知你們过江給錢不給錢？”

翻譯一听说：“原来为此事，

好好好，渡到对岸給船錢。”

翠环說：“現在就把船錢給，

从古至今船家不打过河錢。”

翻譯說：“請問船錢要多少？”

翠环說：“只要‘国币’一百元。”

翻譯說：“船錢为啥这么貴？”

翠环說：“嫌貴你就別坐船。”

翻譯轉身把話又对鬼子講，

鬼子无奈掏錢交給小翠环。

漁家女接过錢来点头笑，

請太君坐好我这就开船。

小漁船冒雨迎风如飞叶，

鬼子說：“花姑娘大大的会駕船。”

小翠环聞听心里笑：

哼，准能把你們送进鬼門关。

漁家女兩膀飛搖恰似鷹展翅，
小漁船浪里顛簸宛如箭離弦。
越漩渦掉船頭順流而下，
似烈馬脫絲韁猛扑礁岩。
船上邊眾敵人只顧說笑，
小翠環拋雙槳縱入狂瀾。
到此時敵人方知中了計，
驚慌失措亂成團。
想要捉人人不見，
想要停船難停船。
小漁船冲向礁岩如同磁吸鐵，
喀嚓喀嚓一聲巨響血水逐浪翻。
滿船敵人葬魚腹，
只剩下一只軍犬得生還。
大隊敵兵呆呆站在江北岸，
叛徒已死無人引路難進山。
這時候，風掃雲開雨停息，
碧水晴空星斗寒。
從此後江邊不見漁家女，
抗聯里又多一個女隊員。

金 凤

季 昌

太阳乍出滿山紅，
垂柳搖曳衬蒼松，
山花儿姹紫嫣紅含苞待放，
露珠儿点点滴滴明彻晶莹。
高山上走下来人一个，
恬靜的臉上隐藏着怒容。
这位姑娘她是哪一个，
她就是使鬼子胆战心惊的金凤，抗联女英雄。
金凤这年才十八岁，
楊司令部下数次立奇功。
論勇敢胆大心細猛虎見拙，
比俊秀孔雀見了也頓然开屏，
講机智伶俐敏捷蒼鷹莫展，
說体質翻山越岭麋鹿震惊。
这一天金凤奉了部队命令，
乔装改扮去偵察敌情。
藍衣黑褲替戎束，
淡抹双頰改顏容，
青絲发挽成一个元宝髻，
有一个小包裹挎在前胸。

一路上廢墟斷垣成灰燼，
荒涼滿目觸景心驚。
見此情仇恨之火燃千丈，
面沉似水緊鎖眉峰。
她巧妙地穿過了一里一道的鐵絲網，
二里兩道的深水壕坑，
五里三道封鎖堡壘，
十里一個的“清剿”營。
行至中途陰霾漫，
電光閃閃雷聲隆隆，
傾盆大雨往下落，
雨水成河寸步難行。
金鳳她無奈忙往村里跑，
几步闖進了一家門庭。
屋里住着母女倆，
听門响只吓得魄動心驚。
金鳳她朝着屋里細一打量，
不由得驚異不解悶在心中。
但見那年老的老淚縱橫布滿臉，
年輕的珠淚汪汪眼圈兒紅，
年老的直勾勾的出神長吁短嘆，
年輕的滿腹忧戚絕望神情，
年老的白发慈眉有六十開外，
年輕的十八九歲身材勻稱目秀眉清。
這姑娘和金鳳長的形容相似，
看相貌，論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就好
象孿生姐妹一母所生。

飯桌上擺着兩碗面，
一股肉香味撲鼻熱氣騰騰。
老太太悲悲切切把姑娘勸：
“孩子，咱們吃了吧……早吃完了……早托生。”
這姑娘聞听此言肝腸碎，
抱着母親大放悲聲。
金鳳她見此情景心慌意亂，
忙問：“大娘所為何情？”
老大娘含悲道罷一席話，
叙出了這件事的去脈來龍。
却原來這家姓郭人兩口，
母女倆相依為命針黹為生。
女兒叫玉蘭一十八歲，
只生得秀麗莊重又聰明。
靠山屯離縣城三十多里，
縣城裡有個警察署長外號獨眼龍。
獨眼龍巡查之時見過玉蘭面，
硬要娶玉蘭做妾把婚成。
送來了偽幣兩千塊，
揚言要十天後花轎臨門把親迎。
只氣得大娘她渾身顫抖臉成青色，
只急得小玉蘭嗚咽流涕放悲聲。
娘兩個伸雪冤枉無告處，
投親靠友誰又敢担承。
真乃是上天沒有登天路，
入地無門無處容。
眼看着時間過去了七天整，

衙不法、官不清、天不語、地不應，只有一死
結束終生。

母女倆肉面之中放了毒藥，

眼看就一命嗚呼要喪余生。

郭大娘把話說了一遍，

金鳳她一條妙計油然而生。

金鳳說：“老人家不必尋短見，

姑娘也不必過分傷情。

有金鳳在就有你們母女在，

焉能容鬼子漢奸亂逞凶。”

這娘倆聞聽來者就是金鳳，

愁雲漸開露出笑容。

金鳳她附耳授下一條計，

大娘說：“你一個女孩家恐怕不成。”

金鳳說：“不入虎穴焉能擒虎子，

事到萬難須放膽行。”

三個人定好計謀心歡喜，

金鳳她返回抗聯去搬兵。

三天後漢奸走狗來把親娶，

郭大娘強壓憂愁堆笑容。

新娘子哭啼啼的上了花轎，

大娘她擦眼抹淚緊叮嚀。

送親人俱都是些年輕小伙，

抬着那沉甸甸的陪送個個不輕。

迎親的本是副署長，

這家伙老奸巨滑又狠又凶。

對送親的人們挨個盤問，

郭大娘一一介紹，都是些大表弟二表兄，远亲
近邻至友高朋。

天交午时把轎起，

一路上鳴鑼开道好不威风。

来到城里天将傍晚，

警察署悬灯結彩鞭炮齐鳴，

院子里戒备森严卡了三道崗，

汉奸鬼子坐滿彩棚。

一見花轎齐圍上，

独眼龙身披花紅忙把轎迎。

哪曾想新娘子怕枪不敢下轎，

独眼龙只好下令把枪架起一旁停。

新娘子脚踩紅毡下了轎，

但見她窈窕曼娜好一似仙女下九重。

他二人披紅結彩把天地拜，

两个人貌合神离所怀的心思各不相同。

这一个故作羞态多矜持，

那一个心神蕩漾得意忘形。

这一个观罢环境暗思忖，

那一个心猿意馬魂飞九重。

这一个假作欢顏不断的敬酒，

那一个醉眼也斜神智迷蒙。

只喝的龟田司令跳起了倭奴舞，

只喝的一旁栽倒了独眼龙，

只喝的伪軍个个醺醺醉，

只喝的鬼子东倒西歪醉醺醺。

彩棚里有的猜拳有的行令，